

智能门锁带监控,安防升级还是隐私越界

专家建议:严守“监控红线”,避免陷入侵权纠纷

180°超广角、24小时云端存储、3米远距离模式……在智能家居浪潮汹涌来袭的当下,集成监控功能的智能门锁,成为不少家庭的新宠,而上述技术参数,更是被商家当作宣传的“金招牌”,大肆推广。可当门锁摄像头的视角悄然越过自家门槛,伸向公共区域,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家庭安防与邻里隐私的边界,一系列亟待正视的社会与法律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



智能门锁带监控功能,邻居隐私受到影响。

文/片 张子慧 济南报道

智能门锁 监控功能成卖点

172°高清广角、智能AI人脸识别、24小时守护安全……在济南某家具商城的智能家居专区,智能门锁的监控功能被包装成“安全感刚需”。

某品牌销售人员现场演示时,摄像头轻松捕捉到两米外货架上的商品条形码,并强调:“广角越大,安全系数越高。”当记者问及“是否可能拍到邻居家门”时,对方则称:“装智能门锁不就是为了防盗吗?门外镜头不拍广点怎么保障安全?”

线上电商平台的宣传更为直白。搜索“智能门锁”,产品页面满是“180°超广角,门外动态一眼看清”、“2米红外夜视,黑暗环境也能看清门外动态”等极具吸引力的标语。但记者发现,绝大多数产品都未标注

监控范围警示,对可能产生的隐私问题只字不提。某品牌电商客服直言:“我们只保证硬件参数,法律问题得用户自己解决。”

本为安防 却滑向“窥邻”困局

济南市历下区某小区业主王岭(化名)的遭遇颇具代表性。对门邻居安装的智能门锁带监控功能后,她家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:门锁高清摄像头不仅记录着家人每天的出入情况,连孩子上学、老人买菜等生活细节都被完整捕捉,“感觉被邻居盯上了”。

“以前夏天习惯敞着门通风,现在连收快递都得侧着身子快速闪避。”王岭表示,这种被监视的压迫感让一家人备感压力。面对投诉,小区物业以“没有相关规定”为由拒绝介入调解,安装方则以“产品符合行业标准”“摄像头角度固定”为

由拒绝调整或移除设备。这种“合规即免责”的态度,让王岭陷入维权困境。记者随机走访多个小区发现,物业均表示“缺乏处理此类纠纷的依据”,仅建议涉事业主自行协商。

天桥区某小区业主张先生也因智能门锁陷入尴尬。一次深夜加班回家,他在门口翻找钥匙稍作停留,几分钟后竟在业主群收到邻居询问,对方称智能门锁推送“门外有人徘徊”提醒,误以为有异常。

“其实安装初衷也是为了安防,并非有意关注邻居隐私。”智能门锁使用者徐先生坦言,设备的智能提醒功能十分灵敏,每当有人在门口停留,手机就会接连收到“人行检测”“移动侦测”的推送,并附带实时视频片段。“刚开始觉得安心,像有人帮忙看家门,但频繁收到邻居进出的提醒和画面,反而有些尴尬。”他表示,这让自己不自觉地留意起邻居的行动规律。

技术合规不等于使用合法

在实际使用中却极易与邻居隐私权产生冲突。

4月1日起施行的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》划定“红线”:个人安装摄像头需遵循“不危害公共安全、不侵犯他人权益”原则,不得拍摄邻居人脸、门口往来或室内活动;禁止自动追踪、录音,视频存储不超过180天;违法安装将面临没收设备、罚款甚至刑事责任。

刘经靖认为,生产者应落实“隐私友好”设计,从源头避免侵权风险。出厂时就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好拍摄角度,别让镜头随意“乱转”;录音功能默认关闭,杜绝那些“防不胜防”的默认设置;积极开发并应用动态模糊技术,别让邻居的背影都能被高清放大。同时,产品说明也要明确告诉用户“摄像头能拍到哪儿,可能有哪些风险”,避免过度营销广角监控功能,误导消费者。

刘经靖表示,安装带有监控功能的智能门锁不能“自家事自家

定”,使用者应主动履行公共责任,如安装前与邻居沟通拍摄范围,并向物业报备方案;技术层面,可通过挡板限制镜头视角,关闭人体感应、远程查看等非必要功能;数据管理上,严格执行180天存储期限,严禁对外传播监控内容等。

“监管层面亟需通过精准量化标准划定智能门锁‘监控红线’。”刘经靖表示,当前智能门锁技术迭代迅速,但法律对隐私权、相邻权的界定仍存模糊。应加快专项立法,明确摄像头角度、影像分辨率等物理边界,同时建立联动机制,对违规产品下架、越界行为追责,让行业规范与技术发展同步。

此外,行业协会也可发挥积极作用,联合头部企业制定相关自律公约,推动“隐私友好型”产品认证体系,鼓励厂商在技术研发中平衡安防与隐私需求,通过分区域监控和AI算法优化,在提升安防能力的同时减少隐私侵犯风险,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。

文/片 杜春娜 夏侯凤超
济南报道

王玉红是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全运村社区居民,也是社区合唱团的一员。每逢周一至周五上午,她都会去社区活动室排练,这是她最期待的日子。而这个社区活动室,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,深受社区居民的喜爱,让众人有了归属感。

有了固定排练场

5月21日,在全运村社区党群服务站,走上二楼,嘹亮的歌声充盈着活动室。不一会儿,一首歌唱完,王玉红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的指导。

在全运村社区,王玉红所在的快乐艺点合唱团是“明星团队”。在社区十九支文体团队中,其合唱团人数最多,长期排练的队员达到了40至45人,65岁的王玉红则是合唱团团长。2017年,退休两年的王玉红,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钢琴课后,和社区的一位老友一拍即合,成立了一个女声合唱团。后来队伍慢慢壮大,逐渐招入了男声合唱。

彼时,因场地的限制,合唱团的排练场地四处“飘荡”:有时在小区的公共场所、有时借用附近公司的会议室……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9年。那年,全运村社区党群服务站搬“新家”。社区党委书记马璇告诉记者,在新的党群服务中心装修之前,社区也征求过居民意见。“社区能不能建个活动室”类似的建议如雪花般飘来。于是,社区就定下了此事。

活动室启用后,成立两年的快乐艺点合唱团也终于“安家落户”,不再受场地所限。“一间活动室不仅是一间屋子,而是代表了一种归属感。”在王玉红眼中,这间活动室是队伍的新开始。

活动室“课程表”排满

“社区有了活动室!”这个消息传遍了社区,漂亮整洁的活动室打动了不少人的心,社区“能人”们竞相报名。但谁来用,啥时候上课?这也给社区出了个难题。

原来,该党群服务中心大概

有10个活动室,一开始社区仅有七八支文体队伍,空间还够用。但活动室是个“香饽饽”,有居民眼看着有了练习的地方,也琢磨着发挥所长,成立自己的团队。短短几年间,全运村社区的文体队伍便扩充到了19支。

活动室有限,居民有需求,10个活动室到底怎么分给19支队伍?经过商量,社区给队伍推出了“课程表”,队伍可以分时间段使用,如此,便解决了各支队伍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周一有太极拳、合唱团、葫芦丝等,周二则有柔力球、戏曲等,从周一到周五,甚至晚上还有少儿课程,活动室被安排得满满当当,就连会议室也安装了镜子,在空闲时间,供居民们使用。

快乐艺点合唱团的排练时间就定于周一和周五上午9时至11时。提前5分钟到活动室,吊嗓、练习发声部,快乐艺点合唱团的队员们把唱歌视为极其严肃认真的“新事业”。“我们练习都要求打卡咧。”王玉红笑道。

满足精神慰藉

身为合唱团的团长,招纳学员、组织比赛……王玉红忙碌着,但乐得其所。“建团的初衷是想快乐一点,实现年轻时的爱好。”王玉红说。

王玉红的孩子在外地工作,她和老伴在济南生活,除了参加合唱团外,平常也忙着照顾90多岁的父母。王玉红的老伴是朗诵团的团长,他参加了快乐艺点合唱团,王玉红也参加了老伴的朗诵团。除去排练的时间,他们在家也时常交流着经验。

活动室是个载体,老人们借助活动室的外壳,填充着丰富多彩的活动,从而在这里实现着未尽的梦想,在与志同道合的老友间,满足自身的精神慰藉。

“光闲着是很寂寞的,不充实。”社区戏曲联谊社的王茹说,用这些空余的时间充实自己,能够实现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。合唱队里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平常和老伴相依为生。有一次,他对王玉红说:“在合唱团里,我忘却了烦恼,沉浸在唱歌的快乐中。”



快乐艺点合唱团排练中。